用易詳解

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周易詳解卷五

宋 李杞 撰

上經五 臨至復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者自上臨下之謂也自上臨下有君臨之象焉故

元亨利貞具乾四德之用此臨之所以為大者也剛浸而長謂二陽也陽自復而至于臨浸浸然長而不已也說而順謂二體也坤上兊下說而上順也剛中而應則九二也二以剛居中而上應于五一卦之全體則然也夫臨大也而臨之大莫大于陽易以陽為大泰之小往大來是也然則臨之所以亨者其惟大而正者乎自復而臨自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夬夬而乾大者之必亨而亨者之必正此天道之常

也雖然亦未可以為常也消息盈虛之運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今日之消明日之長如循環焉故陽自十一月為復歷十二月為臨至于六月為遯凡八月而二陰浸長馴致于凶則陰之消亦不可久矣可不為之深憂乎且二陽浸長陽之方盛者也而聖人已慮其有八月之凶夫陽方盛而戒之陰未生而憂之聖人為君子之慮蓋如此七日來復以日言八月有凶以月言日取陽長之義月所以示陰之復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岸之高焉者也岸高澤下岸俯臨之此君臨天下之象也君子之君臨天下則何以哉故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蓋天下之民未有不教之而能使之相安者也飽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則近于禽獸近于禽獸則相爭相奪而不能一日寧居其能容保之乎是必以吾无窮之教而保其无疆之民思之于我者為甚至則容之于彼者為甚大而後可以盡其

君臨之德矣此舜命契為司徒而先告之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意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以上而臨下臨也以陽而臨陰亦臨也臨之二陽居于四陰之下此咸臨者也咸臨者有以感之之謂也

夫有求于人者必先下之而後可以得夫人之心今初九九二以陽而下陰而四陰莫不咸感以樂為之用亦可謂善于臨者故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此初九之所以貞吉而九二之咸臨吉无不利以其能下人者也雖然初九之咸臨志在于行其正固也而九二之咸臨猶有未順命之歎焉何哉初遠于陰而二近于陰也二近于陰迫而臨之則陰未必服故未順命也惟其未順命

此九二不得不有以感之也以大事小其湯文之事
乎葛伯不祀而湯事之似初九昆夷不服而文王事
之似九二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陰居陽无臨人之德而居臨之地而徒以甘說為
臨臨道窮矣故无所往而利也惟能于此知其不可
而憂畏以處之則亦可以无咎矣唐自代德之世皆

以姑息為政姑息即易之所謂甘臨者也而唐之諸

君方且恬然自以為安而畧无憂懼之心此藩鎮之

禍所以歷久而不能制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无心于臨者也无心于臨物至而後臨之

故曰至臨古之聖人居于萬物之上淡然无欲以應

天下之相求物以有心至而我无心臨之此繫辭所

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尚何咎之有朝覲獄訟之交歸而舜禹偃然若出于不得已其至臨之謂耶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鳳有利觜衆鳥不賓麟有利角衆獸不馴君有奇智天下不親人君之臨涖天下而出于用智焉盖未有能得人之心者也然智有小大是豈可以一槩言之

哉孟子曰智者行其所无事也莊子曰大智閑閑夫
智而閑閑且无所事則其為智亦大矣用智若此茲
非大君之所宜者乎夫大君之所謂智非智也乃中
也人君以中道待天下與天下蕩然同為皇極之歸
天下之智蓋未有大于此者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
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于民夫舜之智可謂大矣而不過用其中于民然
則行中以為智非大君之宜哉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皋陶美舜之德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武王美文王之德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以敦厚為臨者也聖人之德海涵地負舉天下之物靡所不容以此為臨其象所謂容保民无疆者耶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誠信事神莫不有以感而通之而況乎設教以化民也哉故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所謂盥而不薦者宗廟祭祀之禮以盥為先以薦為後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初祼以求神誠意專一了无

間斷及其至于薦也則禮文繁多而一念之誠始渙散矣蓋疑心不生則入范氏之火而可以不焦誠慮不固則射李廣之石而不能以再中此盥而不薦所以貴其有顒若之孚也夫觀之為義有二有以人而觀我者大觀在上是也有以我而觀人者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合二體觀之上巽下順巽則有巽入之理順則有順導之意皆至誠之用也誠之所孚雖不薦无文尚可以感格孰謂以之化民而民不仰觀而從

化者乎天地以其誠故其道至神无方而四時无差忒之失聖人亦以其誠故其教亦神妙无迹而天下无不服之思一誠之妙天地聖人相融而无間尚安有形迹之可求也哉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此之謂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省方觀民設教之象也象言以神道設教而象言以省方觀

民何也神道設教則在我者欲其隱而无迹省方觀民則在人者欲其顯而可見隱而无迹則人不褻顯而可見則人不疑二者其並行而不相悖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當大觀之世而以陰柔居下不能廣覽博觀而自局于卑汙褰淺之域是兒童之見也以此為觀在小人為宜而在君子則可鄙矣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彼坐井觀天以蠡測海小人之道
自為至足烏知通達之觀哉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陰居陰而上應于五女子之貞也女子之從人也
利乎貞不利乎闚舍貞而以闚相從是亦可醜者矣
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闚觀之謂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居上下之間者也可以進可以退惟自觀其生以卜用舍之決反照內觀而不累于物故或進或退而不失乎道夫豈肯舍已以狥人哉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之觀也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之觀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觀也三聖之道其所以自任者亦重矣用舍行藏不拘于

一而惟道之從又豈六三之所能望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古者諸侯入見于王王以賔禮之士之未受禄亦以賔禮之故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賔之言待以客禮尊之也六四居大臣之位而近乎天子之光覽德輝而來王以賔師之禮待之其尊賢重道之意亦

至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利用賔于王其斯之謂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王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五以大觀在上有中正之德以為觀之主故能反求諸己以自觀其生因斯民之休戚以驗其德之厚薄使吾之所為誠无媿于君子則可以无咎矣盖觀之

于民者是乃所以為自觀之道也夏禹泣辜罪己成湯檢身若不及古之聖人以天下而律其身其法如此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以陽剛在上為一卦之極以我而觀人者也舉天下之大以觀乎我之所為在我者雖自盡而人情之不一安得每人而悅之哉祁寒暑雨雖天地之大

而人猶有憾則夫覯其生者宜其容有未平之志也
以堯舜之聖而不免苗民之不服以成王周公之德
而猶有商民之難化君子于此亦自反而已矣夫何
咎之有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者頤六四之變也頤以養為義而噬嗑頤中有物則失其所以為養矣頤中有物是物有以為之間也欲去頤中之間必噬而嗑之而後可以亨通亦猶小人為君子之間必刑而去之而後可以致治此所以貴乎用獄也自卦之全體論之震剛自乾來者也離柔自坤來者也剛柔既分動于下而明于上雷電相合以成其章此皆利用獄之象也蓋動而且明則真偽可審察而无疑雷電合而章則德威可並用而

不廢以此用獄豈不足以得其情哉雖然動不可過乎剛也明不可至于察也動過于剛則有太刻之失明至于察則有好訐之病太刻則傷恩好訐則民无所措手足矣是以六五之柔進而上行以柔而濟其剛以中而用其明故雖以六居五位為不當而于用獄為利也蓋獄者生民之大命人之生死係焉以剛用之往往或有太過之傷惟以柔用之而後有慈祥忠厚之意故惟柔者為能仁而惟仁者為能中呂刑

曰惟良折獄嗟乎折獄而以善良之人主之其易之

所謂柔得中者耶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罰有輕重惟明者能得其宜法有可否惟謹者能審

其當此明罰勑法所以為用獄之要也帝舜之命臯

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

克允夫五刑之服而有三就五流之宅而有三居其

為罰不同故其法亦因以異而用之者當以明允為

先盖明則不失于疑似而允則不亂于是非以此用
獄尚安有濫刑之失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用刑者所以折天下之心而使之歸于善也天下之
人方其麗于惡也一步之始其端甚微苟不于其微
而折之逮其長惡不悛則无及矣初九居一卦之下
始乎用獄者也小人之為不善自其一舉足之誤而

遂麗于刑辟之嚴故初九有屨校滅趾之罰屨校滅趾者盖以懲其惡于初而使不復行也小懲大誡刑一趾以全其身尚何咎之有哉春秋傳曰君子惡惡疾其始齊桓圖伯之初而有滅遂之惡聖人書人以疾之也乃所以愛桓公于後也其屨校滅趾之謂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乗剛也

五刑之有劓即滅鼻之罰也二有互體艮艮為鼻噬

膚而至于滅鼻其用刑亦慘矣而乃得无咎者以其所乘者初九之剛也天下剛强之小人非治之以嚴則无以折其姦心箕子六三德所謂强弗友剛克者是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之堅者三以陰柔居非其位而上遇九四之剛三欲噬之是噬腊肉也以陰噬陽噬之不可而反

遇毒焉亦小吝矣君子之用獄貴乎足以大服天下
之心今以刑刑人不惟不服而反招怨懟豈不可羞
者乎然三非用之不當而以其位之不當是以雖小
吝而无咎也以周公之聖而致二叔于辟尚不免東
征之變居非其位而果用刑信乎其難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乾胏肉之帶骨者尤為難噬者也乾胏雖難噬而在

我者得金矢則噬之為不難蓋金矢者剛且直之謂
也金剛而矢直以剛直之道待天下之小人彼雖難
噬吾以正治之未有不吉者矣雖然以刑刑人用之
雖當而終不如德則其道猶未光也四居大臣之位
其帝舜士師之官乎臯陶之刑非後世之刑而吕刑
所載猶不在三后之列信乎其未光也矣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黄中之色也金以斷割為事者也五之所噬者乾肉其視三之腊肉四之乾胏則為无毒而且易矣居至尊之位操天下之權以此斷割天下何難之有而五方且得黄金以中道行之而不使之至于過也夫用刑之道寛則養奸急則民无所措手足惟得其中則可以大服天下之心要之刑不如德是以雖正而猶厲也然而无咎者何也以其所用之刑得其當也舜誅四凶而天下大服亦惟當爾所為當者不獨當其

罪當其心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坎為耳離為目離之旁通為坎故有滅耳之象而其正體則離故有不明之說蓋合正變而言之也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滅耳者滅趾之應也小人之為惡也其初屨

校滅趾不過于不行而已至于積惡既久聰明閉塞不可告語則遂至有滅耳之凶狃惡至此尚何及哉舜之四凶周之三監商之頑民皆聰不明之類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者泰之變也天下之至文常生于太平極治之世
故禮樂之興由乎王道之盛而典禮之行亦自乎會
通之觀泰之極而至于賁則賁者所以飾治之具也
坤上六之柔來而文乾九二之剛故亨乾九二之剛
上而文坤上六之柔故小利有攸往一剛一柔相錯
而成此天之所以為文也艮上而離下離之文而艮
止之故文不至于勝質而无浮虛之弊此人之所以
為文也夫天下有自然之文在天則剛柔相錯在人

則文明以止聖人之于天下何為哉不過觀之而已觀乎天文則知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陰陽之來往有至變存焉故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知君臣上下之間父子兄弟夫婦之際粲然有文以相接故以之化成天下聖人之觀非好察也蓋因其自然之理而成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政者所以化民之本也刑者所以輔治之具也庶政

既明則民自化刑可設而不用矣故无敢折獄无敢者非不敢也不忍也治至于用獄君子之不得已而況敢乎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車服身之章也受之非其道則非以為榮而反以為辱初九居卦之下賁乎其趾者也既无其位又无其功而有車輿之錫則受之為非宜故不若舍車徒行

之為安何者以其義不可乘而弗乘之也是故義之所在則孔子之不徒行不以為過義之所不可則顔燭之徐行當車不以為辱君子之辭受取舍亦惟其義而已矣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待也二為離之主文明之至者也二有文明之德而自居于陰柔之地含章不露有所待而後發上之

人有以致之而後為之興起夫豈肯浮躁暴露以苟
求于人哉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
作興而遂有盍歸乎來之歎此與上興之義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如濡如潤色之至焉者也聖人以文治天下制度
皆修而紀綱具舉君臣上下之分寓于禮文之表歷
千萬世而不可紊故天下永守其貞而莫為犯陵之

習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當是之時周室之衰亦已久矣而猶足以憑藉維持而永其天命故齊晉雖强而亦知有尊王之義而不敢萌犯上之心所謂終莫之陵者于周見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如以其潔也翰如以其速也四有應于初欲往而

從之故以皤如之賁而乗翰如之馬其從初之志亦堅矣然以其迫近于三而為三所間故初不能无疑馬夫初之所以疑我者豈非謂我為冦讎也哉而不知匪冦也乃婚媾也吾以潔白自守而反招為冦之疑疑釋則可以有合尚何過尤之有馮衍守節于更始亦可謂能潔其志者矣及其歸光武也而光武猶以前日之憾疑之夫守道自潔者乃君子之常而懷疑待物者非人君之量光武于此則失之矣而衍何

罪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園者山林隱逸之地也天下文明之世必至于野无遺賢而後為至治之極故雖賢者之隱于丘園高蹈不屈而束帛戔戔有以增草木猿鳥之光物雖菲薄而恭敬以將之在我者雖若可吝而終以獲吉何者以其有得賢之喜也成湯之幣聘三至于有莘之

野而光武之安車玄纁亦屢往反于嚴光之室賁于丘園其謂是耶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虞夏之質不勝其文商周之文不勝其弊夫文而至于不勝其弊則其文亦靡矣上九居賁之極患其至于靡也故以白賁无咎白賁无咎者以其質而反之也天下方趨于極文之世而吾能以潔白之質裁其

過而使之不至于流故雖為賁之極而无浮靡之風此所謂文明以止者尚何咎之有哉董仲舒謂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夫漢承周秦之後文之弊亦以極矣救文者莫若忠孰謂仲舒為緩而不切哉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陰生于午至于亥而為純坤未至于坤則為剥剥建戌之月也否之世三陰三陽勢均力敵猶以為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况乎五陰而剥一陽哉以五陰而剥一陽陽有垂盡之憂而陰有不可禦之勢亦岌岌矣剥之不已前日之乾變而為今日之坤事勢之必至蓋亦无可柰何者也君子于此尚可復有所往乎當剥之時小人得志君子屏息退而避之猶懼其將及而有所往焉是逆天也是取禍也然則君子處此將

何為哉亦不過觀剝之象以順而止之而已夫小人之惡豈君子所能敵哉與之相為拂逆則其忿益甚故不若委順以待之則猶可以殺其怒而得其懽心尚庶幾不至于極也非君子之私意也消息盈虛天運且不能違而吾奈何不順之耶孔子于陽貨應之以一諾而貸之橫逆卒不能少加于我此順而止之之義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之世剝牀以足則下不厚矣小人剝廬則宅不安矣故以厚下安宅厚下者欲民之得其所也安宅者欲民之有所庇也民得其所而有所仰庇此濟剝之道也勞來還定安集為宣王中興之本信乎治剝之道非得民則何以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者牀之榦也自足至辨皆牀之所恃以為安者也而今皆剝之既剝其足又剝其辨其為蔑正之凶亦甚矣剝其足未及乎上也剝其辨未有以與之也是猶辛之之詞也至于剝及其膚則无及矣小人欲亡人之國必先下剝其民以孤其君使其民日離于下而其君日孤于上于是得以制其權故厚賦重斂以虐之嚴刑峻法以刻之而民心始散而不可收矣魯

之失民季氏之得民用是道也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用田賦皆出于季氏之手而魯公恬然不悟豈不危哉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謂二與四也二與四皆三之黨也三有應于上能去其黨而從乎上九之正蓋小人而能為君子之助者也舍陰即陽雖失上下之朋而在我者得其正

可以无咎矣東漢吕强雖在宦者之列而清忠奉上數有危言正論謂曹節等佞邪徼寵而欲罷其封剝之无咎其斯人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自足至辨剝之不已而遂及其膚此陰禍之切于身者小人之為患始也剝其民而終也併與其君而剝之剝至于膚則正道絶滅而无餘矣故不曰蔑正而

直曰亡者謂其无正之可蔑也季氏專權之久而為
出君之惡陳氏竊權之極而有弑逆之禍切近乎災
莫甚于此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類也自初以至于四相聯而進貫魚之象也衆
陰並進而五以柔居尊位為衆陰之主故以宮人之
寵寵之使内无失職之怨而外无預政之患如是庶

乎以无尤矣六五之寵非愛之也乃順而止之也小人之患不在乎有以去之而在乎有以處之去之而使无所容則反以激其忿戾之心處之而使各得其所則可以无怨尤之悔自三代以來世未嘗无宦寺之職而不聞其專政者處之有其道也而竇武何進之徒乃欲盡擊而去之是豈知有宫人寵之義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乾也乾為木果故有碩果不食之象夫果之碩大而不見食則陰有不能剥之者矣輿在下謂民也廬在上謂君子也君子者小人之庇而民則君子之所恃以安者也君子有所託于下則得輿小人无所庇于上故剥廬然則天下豈有剥而不復者哉有窮后羿之變剥亦甚矣而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少康因之以為恢復之資此君子得輿之義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剥之對乎剥之一陽窮而在上復之一陽反而居下天下未有極而不反者陰之極則反而為剛静之極則反而為動向之消者今則反而長矣向之逆者

今則反而順矣其動也剛其行也順此復之所以為亨也陽自外而來于內入也陽自下而長于上出也一陽之復出則有朋來之應入則有反復之道夫孰能害之哉所謂朋來者衆陽是也自復而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為乾皆吾朋也方其一陽伏于地之下豈知所為朋來者哉然陰極陽生相反為復者乃道之當然是以于其可必而必之也七日來復先儒論之詳矣陰生于午終于亥而為坤自坤而為復歷變

凡七此子夏之說也冬至卦氣起中孚歷七日而為復此京房郎顗之說也二者相非未有定論要之自陰而復于陽此天運盈虛消息之理也然臨言八月而復言七日者臨為陰長而言之也復為陽復而言之也此日與月之所以異也剥之世小人道長君子不可以有為今一陽來復則剛浸以長是君子方為之時也故利有攸往是幸之之辭也天地无常心因復而後見其心何也天地之心未嘗不喜陽而惡陰

喜剛而惡柔喜君子而惡小人蓋至于剥而陰陽柔剛君子小人易位倒置而天地之心始晦矣乃今一陽既復天道好還豈不于此有以見其心之所喜也哉雖然此特自天地而言之爾若夫論君子之復則吾之一心固有與天地相似者方其未復而梏于人僞之私何自而見之及其既復而反觀内照知吾心自有天地豈待外求哉蓋天地之心即吾本然之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人能反身而誠則天地之大莫不在我夫是之謂復

其見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澤中有雷而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自動而復于靜也

雷在地中而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守靜以待其動也故月令于是月必齋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蓋取諸此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此顏子不貳過之學也夫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失之未遠而復已繼之故不至于悔而獲元吉元吉者吉之善者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觀夫子之所予

則顏子脩身之學可知矣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謂初九也初九有克已復禮之仁而六二能下之休休然其如有容以此為復吉之道也舜舍已以從人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以聖人之盛德而能屈已以下從乎仁賢之臣其所謂休復者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數也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故屢失而屢復屢失屢復其亦危矣然猶愈于不能復者是以雖危而義无咎也秦穆公既悔于殽之敗而又有彭衙之衂然能懼而修德而晉不敢當頻復之厲君子猶取之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先儒論聖人豈果无復哉特其所以為復者異于人爾蓋衆人之復以其失也而聖人之復非失也聖人之所為固有所不中而會于中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惟其有獨見之明是以能反經而合道此時中之權也周公孔子之過二聖豈真有過者哉周公惟其遭變故後世或以為不仁孔子惟其愛君故昧者或以為有黨然二聖時中之道獨得于不勉不思之誠天

下烏能識其全哉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復者自厚以求復之謂也五以柔居尊位而下无繫應无與為復宜有悔矣惟其能以敦厚為心自考察中心之所為是以卒无悔也韓愈曰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中以自考其斯之謂乎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者昏迷而不自復也長惡不悛縱情肆欲而不之悔災眚已見而猶不悟方且用師以求逞于人故終至于大敗國破君亡雖十年之久而不克征焉蓋其反君道之常是以禍敗如此之極也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取乾谿之禍至于平王之世救死扶傷日不

暇給而不敢起南征之師此豈特十年也哉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于乾谿

用易詳解卷六

宋 李杞 撰

上經六 无妄至離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者以君畜臣之卦也賢人之於天下抱道懷德

其胷中所負挾者甚大是豈可以輕畜之哉人君待之以正則彼將樂為用一不如禮則望望然去之矣故以君畜臣必利乎貞利乎貞是以賢者不家食也夫大亨以養聖賢則雖百官牛羊倉廪備以事舜於畎畆之中而不以為泰苟其禮之不足則雖亟問亟餽而子思猶以為犬馬畜之也然則人君養賢之道其可不以正為先哉君能以正養賢而賢者樂為之用則雖以之濟大難成大功无有不可為者故利涉

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以君畜臣不可以徒畜之也必先自畜其德而後可
以畜人在我者德有所未充則誰肯受其畜哉故大
畜之君必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而畜其德剛健則
不息篤實則不偽輝光則无蔽日新則无窮自有諸
已之信積而為充實之美充實而有輝光之大聖德

益新積之于中者无有不盡則以此而尚賢雖天下之賢才至健而不屈亦未有不止而為吾之用者矣何者蓋人君大正之德有以畜之也人君以正養賢與之共天位食天禄治天職養之得其道則可以成濟難之功高宗之命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傅說者真有濟難之才者哉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彖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尊德性也象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問學也尊德性以畜之于内道問學以畜之于外畜之于内者天學也畜之于外者人學也内外俱進天人相融而德于是為不可及矣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木畏金而能使木成材者金之用也金畏火而能使

金成器者火之功也人畏憂患而能使人成德者憂患之力也初九之剛欲進于上而四止之其亦危矣然四之止我也豈所以害我哉凡以利之爾使我不敢輕進而終身不近乎災者是今日之厲乃所以為異時之福也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

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是之謂耶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小畜以臣畜君故輿說輹而有反目之傷大畜以君畜臣故輿說輹而无怨尤之悔蓋以臣畜君其事逆以君畜臣其理順此其所以異也九二之為臣亦健矣而六五之君以中正之道止之故二說其輹止而為之用以其畜之有道也而尚何尤之有文王善養

老而太公歸之立談之間駕而與俱說輹之義也不然有臣无君則仲尼之轍環天下孰能止之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馬之良者必无奔軼之患謂之良馬而又逐焉是必未調習者也故利在于艱難以守其正使之閑習于輿衛之儀然後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而无奔車覆轍之憂如是而後有所往則可以合乎上志之所欲矣

九三之馬馬之良者也不患其不能行而患其有輕進之失故以是戒之古之人臣負不世之才懷敢為之志而卒以輕用其才而至于敗者多矣漢之李廣賈誼其才非不美其志非不大而二子者皆以輕躁暴露而卒无所成此不閑輿衛之過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之所畜者初也初九之陽在下卦之下未至于健

者也故為童牛童牛者言其易制爾于其易制而加之以牿葢自其童而牿之則其壯也可以无觸物之傷是以元吉而有喜也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能制後將有不可勝制者矣古之人君駕馭其臣惟其不能防閑于易制之初是以狃之而有難制之患如漢高祖之于韓彭使其早為之裁節則安得有異日葅醢之變此不知童牛之牿之義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剛躁之物而又有牙焉其爲難制亦可知矣六五以柔居尊位而下乎九二之剛九二之剛豕之有牙者也而六五能豶而去之豶去其牙而後可以无蹢躅之患矣人君畜臣之道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去其一取其一彼雖剛暴其有不爲吾用者哉有慶與有喜不同有喜者喜在一巳有慶者慶在天下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毛詩何天之休何天之寵皆音負荷之荷今所謂何天之衢亦此類也天衢者坦平四達之途上通于天者也至治之世公道盛行人君廣招賢之路而賢者得以自通天衢坦夷可以平步而進畜道至此可謂極其成矣其為亨也豈不宜哉舜闢四門以來天下之賢周開明堂以受諸侯之至何天之衢此之謂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也養之義大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賢以至于庸愚未有无待乎養者以人而養我以我而養人皆養也然養之道貴乎正苟不得其正則忘己以徇

物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養其小以喪其大豈不反為口腹之累哉故頤以養正為吉養正者即蒙養聖功之義而孟子養其大體之意也夫養有二有所養者有自養者二者雖不同而其實則一所養者養之資乎外者也自養者養之資乎內者也牛羊倉廩以養舜鼎肉以養子思謂之所養庖丁善刀而得養生之理紀渻子養雞而造全德之妙謂之自養口實者非獨飲食之物也仁義道德充足于其中理義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最口實之大者也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是不能觀其所養者也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是不能觀其自養者也是皆不鞭其後之過也善養者既觀乎人之所養又觀乎我之自養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合內外之道而其養无不正矣雖然此特獨善

其身者之事也若夫充此以兼善天下以吾之自養而推以養人則雖天地之于萬物聖人之于萬民莫不皆然而又豈獨所養自養之間乎天地之養萬物不自養也付成功于六子而萬物各遂其生化之宜聖人之養萬民亦不人人而養之也必先養賢而後及之賢者得其養則萬民莫不被其澤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之為務此則頤養之極功也然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二者各惟其時時乎可以獨善則觀

頤自求口實而養之道止于一身之中時乎可以兼
善則養賢以及萬民而養之道及乎天下之大故曰
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慎言語所以養其德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二者皆養
之切于身者也言語不慎則一言之失慘于矛戟飲
食不節則一飽之累愈于鴆毒故慎之者所以審樞
機之發而節之者所以戒口腹之求二者盡而養道

得其正矣禹惡旨酒好善言故拜昌言而不以為屈

非飲食而不以為過其知慎與節之義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足乎已者无慕乎其外慕乎外者未有不喪其所守者也初九之剛本有以自養如靈龜之息不待乎食而初不能自守其靈龜之貴乃欲求觀乎四之朵頤忘已以狥物舍其内以觀其外是以凶也夫仁義之

飽孰與膏粱之味口腹之害孰如心志之害君子于此權其輕重則伯夷叔齊寧飢而死而義不食周人之粟苟不能權而差之毫釐則樂正子之從子敖未免有餔餟之羞視齊人墦間之乞何異其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其極必至于此哉簞食豆羮見于色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尚何足貴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經常也自上養下養之常也丘土之高者謂上九也
二欲求養于初則顛倒而拂其常理若欲求養於上
則往而必凶進退上下无一而可其道窮矣夫初與
上非我之類也以二之中正本有以自養而乃求非
其類舍己狥人以至于凶是豈知觀其所養之義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與二均也求養于初則為拂求養于上則為貞然

謂之貞則宜若可矣而亦未免于凶且十年勿用而至于无攸利何也二居中得正猶有以自養而三則不中不正專待人以爲養者也待人以爲養已无所有而惟他人之狥其道大悖雖貞亦凶而況于不貞者乎十年言其久也十年勿用與十年乃字不同乃字者猶有可字之理勿用則終无所用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一也在二為凶在四為吉何也二以上而求養于下而四則以上而養下也以上養下得養之正所以吉也夫四之所養者豈非初乎初九之剛如虎然其視眈眈求養于我而四能足其所欲使之逐逐然无不足之意四之所施可謂光且大矣莊子曰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謂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謂其決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古之聖人駕馭英雄譬之養虎豈非以其欲之

難足也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養人者君道之常也五以柔居尊位不能養人而反頼乎上九之臣以爲之養是拂其常者也夫任養民之責而養民之權乃歸于其臣故以之居貞則可而以之濟難則不可葢濟難者必先得人之心而吾不能養人則未能得其心也此所以不利涉大川也然

六五雖拂乎養賢之常而能順從乎上九之賢委任而責成之則上九之養是亦我之養矣其成王信任周公之事乎酌祖道以養天下本周公之所為也而歸功于成王吾是以知臣之所養即君之養也此君臣一體之義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豫之九四曰由豫頤之上九曰由頤由豫者萬物由之

以豫由頤者天下由之以養皆一卦之主也上九以人臣而執天下由頤之權也嫌勢迫故厲而後吉厲而後吉者以其有濟難之功也夫人君委任大臣其養民也雖人臣之功而要其成則實人君之福故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象之所謂大有慶者為六五言之也其周公之事乎周公相成王酌祖道以養天下既醉之醉酒飽德行葦之養老乞言菁莪之育人材湛露之燕諸侯蓼蕭之澤及四海天下由之以

養亦可謂廣矣而周公身貴而愈恭方且今日東征
明日伐奄以盡其濟難之功是以成王賴之而享元
窮之休茲非大有慶也哉

䷛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者過乎剛者也四陽居中而二陰在外故有棟

橈之象棟橈者謂其本末俱弱也本末謂初上也夫

棟之所寄者柱也而陽之所託者陰也本末俱弱則

柱无以為棟之寄初上俱弱則陰无以為陽之託是

其所以過也剛過而中為二五言之也巽而說行為

二體言之也當大過之世而為大過之事是豈庸常

之所能也哉蓋履事之常者易而遭時之變者難當

天下之大變而猶規規以曲謹小廉為事未有能濟

者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謂夫事之至于過非

衆人之所可能也剛雖過而不失其中巽以行權而人皆說之非妙于涉變者孰能為之乎大過之世本末俱弱則有不勝其任之憂是人之所共畏者也而君子于此豈可憚耶故利有攸往以犯天下之謗議而不之卹以成其大過之功卒之事已謗息前日之過乃所以為中此其所以亨也湯武伊周莫不有大過之行湯武之征伐伊周之放攝過乎其事而不過乎其心非數聖人得已而為之也時之變不得不爾

也時雖變而聖人不失其中時中之義不亦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所以生木而至于滅木是亦棟橈之象也君子居大過之世當其可以有為則獨立而不懼及其可以不為則遯世无悶獨立不懼則足以見其勇遯世无悶則足以見其樂因天下之變而君子无所憂養可知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繫辭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初六之過過乎慎者也以陰承陽不敢輕措諸地而藉之以潔白茅之物其為謹畏如此以此行世雖當大過之時而兢兢自處尚何咎之有哉張安世居霍光擁昭立宣之際而能以忠信謹厚固密自著此藉用白茅之象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稊者楊之根也大過之世天下衰微而君子大有為之時也九二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當大有為之時而能成興衰撥亂之功故如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有生育之理也枯者復生而老者復壯是在天下國家則變亡而為存反衰而為盛去危而為安成天下之大功濟天下之大難尚何往而不利哉雖

然君子之所為非過也中也大過之世隂陽相勝而至于過而今也老夫得其女妻則陽不至于亢而隂不至于弱是過以相與而已此所謂時中之權也盤庚遷都而商道復興故其言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其枯楊生稊之謂乎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在下卦之上巽為木而迫于兊澤棟橈之象也君

子當大過之世必有任重之材而後可以成拯溺救危之功今在我之棟既已傾撓而不能自立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尚何以勝其輔相之責哉張禹孔光胡廣趙戒之徒雖居宰相之位而无補于漢之亂亡棟橈凶之謂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居近君之地大臣之象也有陽剛之德以勝天下

之重任故能卓然自立以支大厦之傾四之為棟可謂隆矣然必專力一心而後可苟不能專一而有他志則未免乎吝也葢柱石之臣出而任扶危持顛之責惟能確然不為浮議之所揺是以所為而无不成若屈橈乎下則其不能以自固而尚何以有立也哉周公之于成王其負荷亦重矣作室肯堂之任梓材樸斲之勤皆周公以身任之是棟隆之吉者也而周公之心欲天下之一乎周是以終身不之魯焉夫豈

為流言之變而有所橈哉嗚呼大臣若周公可謂能
任重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不如枯楊生稊之可以復盛也老婦士夫
不如老夫女妻之可以相與也九五居至尊之位而
當大過之世正宜任天下之賢材以共成濟世之功
而下无繫應乃上從乎上六之陰故不能為責實之

舉而徒有浮靡之事不能用棟隆之臣而徒為陰柔之應是雖无咎无譽若不計利害者然華而不實則何以能久以老婦為配袛益其醜而已尚何以有為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孔頴達以此爻為龍逢比干之事是矣處大過之終天下衰亂之極之世也當天下亂極之世仁人君子

不忍斯民之溺起而救之惟其力之不足是以過涉而至于滅頂凶亦甚矣然君子殺身以成仁吾惟知志在救時而已涉險大過而至于凶是豈吾之咎哉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所謂險者不獨水也而天地與人三才皆用之九高而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者地之險也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豈必形勢之謂哉仁義道德固足以域斯民之心而嚴敵國之伺蓋以道為險而不以勢為險者也以勢為險苗民之洞庭彭蠡楚人之漢水方城非不固矣而有所不足恃君子恥言之故曰在德不在險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兵形象水坎之險不可以不習亦猶兵之不可以不習也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君子觀坎之象而以常德行習教事習教事如大閱之類是也宣王中興修車馬備器械而序詩者以為有常德以立武事其亦有得于坎之象耶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之貴乎習也而習之不可以非其道習之非其道

未有不陷者也初六在重險之下徒有出險之志而不知水道之曲折冒而習之以入于坎窞之中欲出險而反陷于險是以凶也鯀之治水也惟其失水之道故將以治之而反以湮之羽山之殛其凶也宜哉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陷于二陰之中坎之有險者也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雖有可為之才而未出乎險无可為之時

是以其所求者僅能小得而已君子之于世必先置
身于无難之地而後可以大有所建立險難在前自
保且不足而何以及人今九二未能出坎險之中求
而小得亦已幸矣而尚安能成天下之大功也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居二體之中進則有九五之險以限其前退則
有九二之險以迫于後往來皆遇坎者也欲來耶爲

九二之險所抗而不能安欲往耶而入乎九五之坎
窞而不能出進退前郤无一而可故戒之以勿用勿
用者謂其終无成功不若安以待之也春秋之世鄭
介于晉楚之間北則有晉人之師南則有楚人之寇
今日南轅明日北旆區區小國而困于二大國之侵
凌鄭可謂不幸矣來之坎坎鄭實似之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坎之世二五皆險不能相應而四以陰柔居近君之地乃能上從于五四之從五是五之所喜也當險難之世而君臣有剛柔相濟之德則其為合也甚易而无難故雖以樽酒貳簋之薄瓦缶之陋而亦足以納約自牖而得其君之信焉是以禮雖簡約而終无咎也夫人君之心雖有所蔽于外而亦必有開明之處洞然于其中惟其為物所遷是以迷而不自覺然其至明之處則未始與之俱晦也善諫其君者必先自

其明處入之則諫无不從故納約自牖牖者開明之地也漢武帝惑于江充之譖唐武后溺于三思之愛是其蔽也然其天屬父子之親其明處實未嘗與之俱窒故車千秋狄仁傑俱自其明處動之而二君釋然感悟茲非納約自牖之義耶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居上體險將出矣險難既出則以盈滿為懼而九

五剛中之德有以持之故不至于盈而適所以既平而已夫九五之所以不盈者以其未有自大之志也蓋天下之理好大者不能為大而居成功者不能保其功故滿則必溢盈則必虧成王當三監淮奄平定之後而能持盈守成以成太平之休蓋取諸此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徽纆叢棘皆用刑之具也坎為法律故有用刑之象

上六居坎之極深險已甚此如小人之為惡長惡不悛非嚴之以刑則有所不可訓故係之于徽纆之下而置之于叢棘之中歷三年而不蠧其失道之罰所當然也周禮左右九棘皆為聽訟之所而司圜掌收教罷民上罪三年而舍其此之謂乎坎于乾為訟是以有聽訟之義

☲☲ 離上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坤為牛離自坤來故畜牝牛吉牛順矣而又牝焉順之至者也離无正體離之所以无正體者何也坤交正氣于乾之中一陰麗于二陽之間附于物而後有體也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而為離天七本震體也震屬木火本无形得木而後有其形此離之所以為麗也天下之物未有无所附麗而能成者日月雖明

矣而不麗乎天則无以著其明百穀草木雖盛矣而不麗乎土則无以遂其生此天地造化之妙然也而況乎聖人以重明為德而苟不麗乎天下之正則何以成天下文明之化也哉柔麗乎中正謂二五言之也二五之柔居中得正是得其所麗者也得其所麗此所以亨而吉也離為日坎為月而兼言日月者戊在離日之象也已在坎月之象也戊天五也已地十也地十為用天五不為用然十之用實假乎五之用

也月假日之光日用月爲紀表裏相資故坎爲陽而其象乃爲月離爲陰而其象乃爲日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非深明乎造化機緘之妙者孰知坎離之相爲用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上下皆離明兩作之象也大人觀易之象故前聖後聖以明相繼而照于四方所謂明之而又明者也帝舜重堯之華而光天下至于海隅蒼生武王繼文王

之明德而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大人

繼明蓋取諸此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火性炎上其患在乎銳進而欲速初九以剛居下用

明之始也一步之初而紛然錯然者踵乎其後茍不

有以致其敬則豈能无輕舉妄動之失哉故欲其敬

之而後无咎蓋敬以臨事避咎之道也太甲即位之

始伊尹作書以告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又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夫伊尹所以拳拳以敬告其君者豈非履端之道不得不然哉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之色也二之黃離與坤六五之黃裳同離自坤來者也以柔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其大臣以道事君者乎大臣之道不過乎中而已明不至于察而美在

其中是以獲元吉也此爻惟伊周足以當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過乎中是日將昃之時也夫日之中則必至于昃猶人之壯則必至于老是亦理之必然者矣當此之時惟當退居于无為之地向晦入燕息以自樂其天年而後可苟或忘止足之戒不能鼓缶而歌以自樂其樂則老將至而耄及之矣以至于有大耋之嗟未

有不凶者矣葢日至于昃曰云暮矣于此而猶不知止焉尚何以能久乎堯耄期倦于勤而授之于舜舜耄期倦于勤而授之于禹是以免大耋之凶聖人退藏于密與時消息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之離恃其剛以犯上者也其來也突如其炎也焚如其勢若不可嚮邇矣而其極也卒至于死如棄

如何也以其惡為人之所共棄而无所容于天地之
間也梁冀之跋扈董卓之暴逆氣燄炎炎不可制遏
適足以戕其軀而已矣商書言惡之易也若火之燎
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其九四之謂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謂上九也五以柔居尊位下為九四強臣之所
逼而不能自安者也惟其不能自安故出涕而至于

沱若悲戚而至于嗟若其艱難憂畏亦已甚矣夫人君之尊不堪强臣之迫至于艱難憂畏若是之切則天下之忠臣必有以動其主憂臣辱之心故得上九之王公以附麗之以為吾之用是以至于吉也唐德宗之在奉天迫于朱泚之僭逆勢亦危矣而能用陸贄之言引咎責己故詔書一下而武夫至于流涕李晟因之得以忠義感三軍之心識者是以知唐之必復興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奉王命以討四方者也故于出征之際惟折取其首惡而不獲其醜類是以六五嘉之然上九之出征亦豈得已哉討其不庭所以正邦國也胤侯奉仲康之命以征羲和其誓師之辭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其所謂有嘉折首者歟蓋嘗觀聖人作易而分上下經之意矣上經始于乾坤而終于坎離下經始于

咸恒而終于既濟未濟聖人所以明天人之道皆以
水火為用也上經言天道故乾坤藏天地之用而付
正性于坎離下經言人道故咸恒明男女之正而見
其交不交于既濟未濟既濟未濟是亦合坎離成卦
者也是則坎離之妙乾坤不得之則天地不能以自
用咸恒不得之則男女不能以相交故坎離在天地
則為精神在人則為心腎在物則為水火而易之上
下經皆以此終焉嗚呼孰知坎離之機而與之議易

之妙用也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翰林院印

謄錄貢生臣吳壽康

謄錄監生臣徐元秀